

九月八日春桥同总经见工总言常委的讲话 (摘要)

春桥同志于九月八日回沪，首先接见了工总司，当时在坐的有 29 位常委、委员、王少庸、徐景贤、朱玉佩、朱锡琪以及其他的同志。

我们以为会议内容重要，现摘录如下，仅供参考。

春桥：今天不准备讲话，刚回来，不一定了解情况；需了解一下。上海形势在全国是好的。上海形势好是有历史原因的，与别的地方比较，北京是谨慎，上海是粗老，所以基础好。上海工人运动受党的教育很多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；加上上海工人运动有一百多年传统，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，上海工人始终是走在前面。这一点上次总理讲过，我说讲得不太好，反而不利；他說还是要讲，这不仅对上海，对全国都有作用。上海工人运动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，贡献很大；这一点不多说了。最近处理几件事还是正确的，经常学习毛著，听说你们坚持，我很满意。如果能坚持下去，上海工人运动就能提高，就能对毛主席著作真正领悟会得深，这是决定性的一条；这样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保证。有时上海搞着样子要大乱，中央和主席问：看怎么样？他们回答：不乱。我问：只要工总司队伍不乱就不乱得起来吗？他们回答：不乱。我问：为什么？他们回答：问题是我们需要真正提高；要抓紧，我有信心；所以几次乱，我都放心。问题是：整个上海很乱，经常整风非常必要。所以因此，我们要学习。但冲击的时间不能太长；经常整风非常必要。所以我们很容易上当；上海不只是工人队伍，整个上海很大，危险是隐蔽的，毛病，坏话太多。北京冲有好处。听一听：有些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。所以道理，但我们不能等闲，要自觉改造自己。毛主席号召要不断立新功。过去成績再大，人民是不会忘記的，但要証人民講；証出党講，我們看到就算过去，一天不立新功，就有落后、掉队的危險；革命在发展，激流冲击力很大，资本主义的东西总是要冲的，你们有的历史上的功：但你们走向反面，功名消了。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要树立不断立新功的思想，否则人民会抛弃我们，人云不啻张三、李四，你幹新的；党的历史更換了很多人；第一任独秀，第二任共产国际，第三任立三，当时书记是工人不但一个掌，再往后，直到最后張聞天，一个个被抛弃。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二个代表，留下的几个，没有几个，一大批人都换了，唐佛海，陈公博都

是汉奸，他们是党的第一任代表，走向反面，走得多么远，历史发展不要看眼前，革命很顺利，受到群众欢迎，如不警惕骄傲，被别的思想引到歪道上去。有一批人是蠟花一現的。对你们第一批人，尽一切可能保，究竟誰保得住。北京、上海第一批人总想保，我们不是死保，有时保也保不住。我也听到你们的意见，希望你们自觉改正。耿吉的问题：经敵教訓是什么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对全国震动很大，議論紛紛，我現在怕人家照办，山东有点儿照办，这个问题为什么作为教訓，以后还会出現这些事。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敌我矛盾？不是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，但圍繞着保守、反動勢力結集起来，阶级斗争不以聯司头头和我们为转移，慢慢发展，七月底八月初开始转化，发展到不是一般打死人的问题，而是扣留市革会代表。当作教訓來說，我覺得开头一段右一点好，不要急，中间群众不清楚就动手，工总司相当被动。那时我想，電話与我講，工人队伍要分綫，军队分裂矛盾暴露清楚，这样教育人越多，再晚也不行。那时压力再重，真頂住再看，吃不消了的，对敌人，先退一步，有点好处，撒一肚子气，还手就有勁。使得对方就犯更大的錯誤，矛盾就清楚。王少庸打鬼話給我，說工人造反队很气，我說气好呀，再多一点人生气更好，不光有左派，要看中间派。老工人站在那儿，平常怀疑的，怎么样？我看到七月底八月初，我估计可以了，你们不打电话，我知道，我就不阻拦，但也不愿下命令，以后碰到紧急状态，比如今晚有一批坏人佔領市革会大楼、工总司大楼，我就贊成包围，一般情况都要看一看，但如把王汝文捉去了再看就不行了。看情况。你们反复爭論是有好处的，我常听主席講，在井崗山开会时，下山一派說下山的好处，另一派則說不下山的好处，允許爭論。我们夺了权，我们的行动不光影响上海，而且影响全国。下次碰到怎么办，怎样处理好，这样经过一次二次经验就多了。

我再說一个武装工人的问题，我们上海未奪枪，我们拥军爱民，沒有夺枪。广州的夺枪就很难說槍在造反派手中，我们的槍都交了，我現在沒有槍，我換來換去用了十多年的槍，但还是交了。但从长远利益来看，造反派需要发槍，这是中央定了的，武装左派。問題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发槍。如造反派力量很小被人夺了，如果勢均力敵，发給造反派槍，也不一定有人发給保守派，对打的話，造反派不一定打得过。最近中央要求各群众组织群众交出夺去的槍，但交了以后还是要发的。在政治上组织上佔优势的时候则发，这一点上海是有条件的。七月份就向中央提出，中央也同意，但說上海发槍，全国都要怎么办？我現在先把造反队編一編，身強

力壯的自己进行一些軍事訓練，先拿棍子訓練，編队先把班、排、連、營、团组织起来，編到团还是师你们可以考慮。第三步进行軍訓，以自己为主，看看军队能否帮助一下，第三在那些大联合巩固的要害部门，如发电厂，是否先給一些练习用的槍，发了槍不会打不行。現在解放軍制止武斗没有办法，不能放槍，还扭，还手，我们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，挨打就挨打。如工人有武装就可以开槍，当然要有紀律，最近中央規定边界哨所遇到奪槍可以开槍，不管是那一派。不过还是不要轻易开。如果这么办，我看恐怕要几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发槍。上海，我非速希望武装十万到二十万工人，我就放心了，国民党来了也不怕，什么反革命暴乱都不怕。有这么個想法，好不好？先组织队伍，先练习练习打靶，然后再发槍，还可以搞一些高射砲，真正把上海工人阶级武装起来。想上了有了武装，手中有了槍，文攻武卫，那时候資本主义还想复辟？不显还想上台啊？你们看吧！文化大革命最大收获使上海城成了无产阶级坚强堡垒，什么敌人都不可战胜。

武装部問題，拥军爱民还不动搖，按中央方针，不把矛盾暴露，全国军民关系北京、上海、青島比別的地方要好，上海又比较好，有发生冲突。

中央对军队解决的办法是摸一摸，这样有好处，军队內对毛主席的教导很听话，与省市委的情况不同，省市委就是不听，要曾蔭秋见群众，中央打电话也不行，解放军人家打他也就是不动手，現在全軍几十万战士挨打，都是帶槍的被奪的槍枝是几十万枝，但部队这样听话，很主动，这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。意见照样可以提，上海有个危險，是意见不敢提，这方式就要注意，军愛民，民亦強調拥军。

二医太問題我說几句，看了材料，上海圍繞二医太有分裂的危險，这是上海造反派与三军的关系問題，上海造反派大多数倾向紅纵，至少认为是造反派，在这情况下，可能发生造反派与三军关系恶化，我在北京向三军打了招呼，声明不要发生誤会，紅纵在上海是反陳、曹，紅旗开头是保的，这一点上要說服，上海造反派很困难，紅旗保邱会作是保对的，紅纵是反錯的。紅纵冲国防部、冲5·13大会都錯了。你有个特別是那里有冲就冲，这很难免，都冲对很难。这两个组织都承认革命造反派，希望大联合。你们工总司的問題希望你们自己解决，希望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。外界不干涉。三军不大支持紅纵，因为冲过，我算已经过去了，这两个支持一个不能解决问题，上海造反派与紅纵关系是比较的。

首長講話

九月十一日春橋同志亲自主持市革会常委会议，会上集中力量討論了匡正問題。会上春橋同志作了重要講話（摘要）：

……国庆节要到了，市容要整頓，那些慘！慘！慘的东西要覈掉，这种东西是給我们无产阶级脸上抹黑。小報害自己，一律停止出。前天我接待同學后，很快就把談話內容寫成大字報貼出去了，我很生氣，辦公室要追查，誰弄出去的下次开会（不看）現在搞小報發財要沒收，這是不義之財，這是有人想把孩子引導到歪路上去。我們一定要把印刷管起來，一方面把市民管起來，要專政。市容整頓不要搞色澤洋一套。

我对錦江飯店奪权派有点不滿意，把阿爾巴尼亞弄到十一楼自跑下去，他們找來要我解決。日本人来了，還搞武鬥，开会也這連一點国际主義都沒有。頭頭究竟算那一派？不考慮后果，叔們放心嗎？他們對這些問題始終沒有檢討，我們學到自己的一都影響到全上海，全中國的榮譽。工總司、機管局是帮助，要保節的接待任務，通過發動群衆來解決。如果再不改，頭頭要抓起響匡正至少是小資本主義嚴重膨脹。我們要對党中央、毛主席負責，對全中國全世界負責。這些客人是毛主席請來的，誰敢冲153號飯起來。（少席說我們趕心中學生）。

我們等了好久了，公安局實際廢棄了半年，相信公安局里大多數是好的，能解決問題的，因此耐心等待，上海廣大群衆對公安局是好的，也是支持中央的。目前特点是从“左”的，以極“左”的情緒，多數是有極“左”情結的群衆，不要當成壞人，教育引導，但有壞人和用這種情緒，我們針的一小撮，希同志們注意這個動向。

你們的集體領導，你們的表態容易，工總司權威大，要集體商量，反復商量，包括對外表態，至少要常委討論，不一致要反復討論，我們这些人毛病出在急，毛主席告誡我們，不要急。湘江風雷不是平反了吧，當時我們看了份報告，就立即寫了急電。當然需要對應該旗幟鮮明，應該怎樣就怎樣，不要不敢說話，我今天就先說一點，是另辟的，供你們參考。（完）

整個匡正活動都要突出政治，這是我們奪權後第一個匡正。全國形勢很好，上海形勢也很好，全國七省市成立革會，現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等基本上解決，领导班子基本搭起來了。